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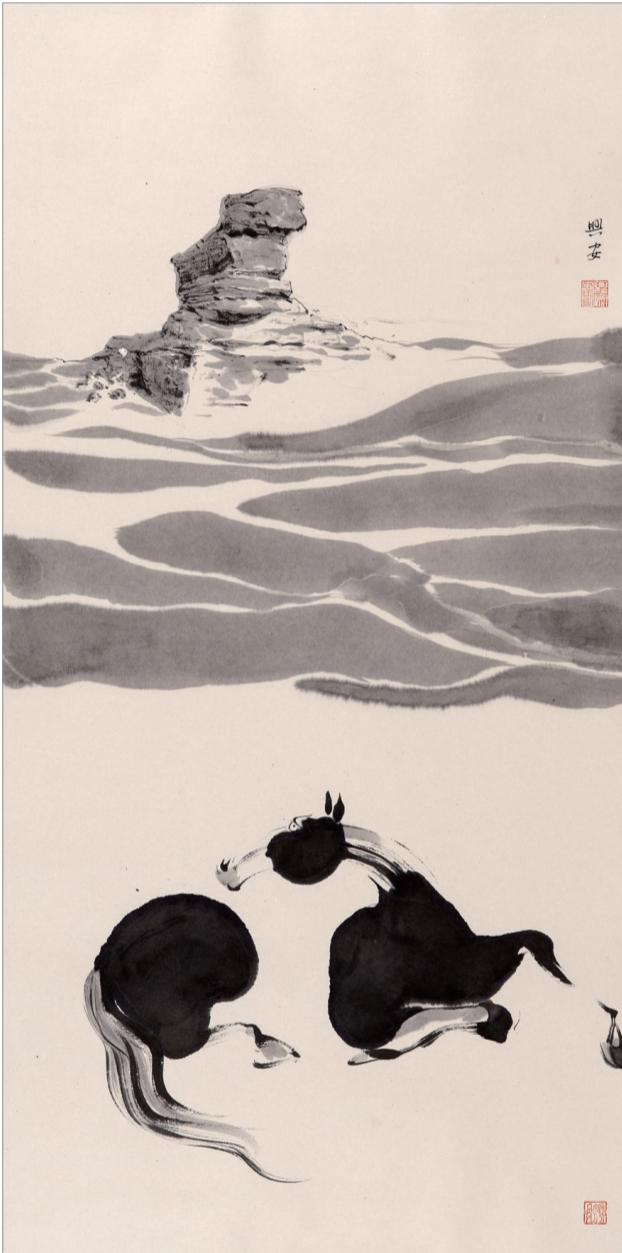
风鬢霜蹄(纸上水墨)



成吉思汗的两匹白马(纸本设色)



奇石供马图(纸上工笔)



故国不堪回首(水墨)



兴安与他的马

□商 震

兴安是蒙古族人，是草原民族的后代。他在草原上的生活时间并不长，但溶在血液里的草原情愫和骨子里对草原的依恋，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。他的言谈举止、为人处世，都带着草原的开阔与俊朗。

兴安是作家、编辑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，我不清楚，好像突然就会画了，突然就放不下画笔了。最近举办了“白马照夜明，青山无古今”水墨画展，他擅画马，画各种形态的马，各种际遇的马。我不懂国画理论，甚至没有美术常识，对皴擦点染一窍不通，更不会去评判线条质量与构图的合理性，但我懂得画是艺术品，艺术品是传达创作者情绪的。一幅画，就是画家向这个世界传达的个人情绪和对世界的看法。这大概是没有错的。兴安的马，在纸上，清晰地反映着马与自然环境、生存环境、情感环境的

状态。纸上的马，是人类社会中的兴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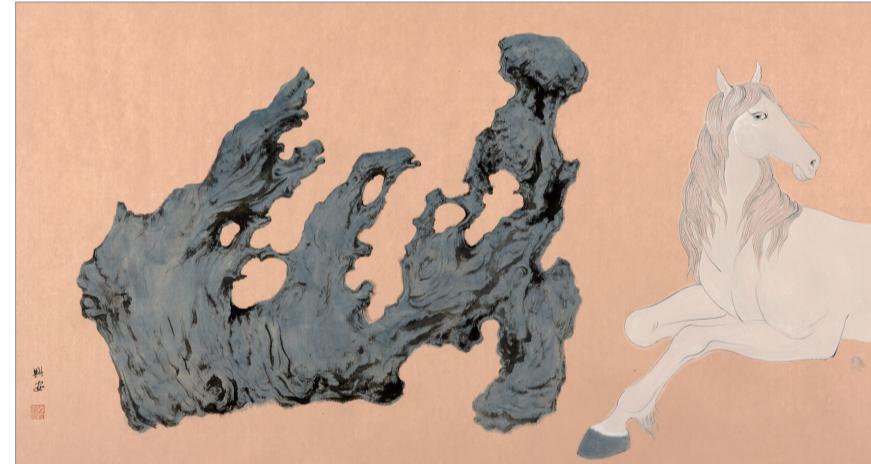
马的意象，一直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们争相表现的内容。马的具体特征、能力、遭遇和精神等，与人类的生活太息息相关了。那些飞黄腾达、马到成功等虚妄的词汇，是人的理想、妄想强加给马的。真正的马，是含辛茹苦、忍辱负重，还要活得战战兢兢。很像人的生命过程，这一点，草原民族十分清楚。所以，草原上的民族，也叫马背上的民族，把马当朋友，当亲人，当另一个自己。对马好就是对自己好，甚至，对马比对自己还好。

有着艺术天分和渴望表达的兴安，画马是理所当然，也是事出必然。所以，当看到他画马时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兴安笔下的马，有奔腾的，有缱绻的，有觅食的，也有恋爱的、舐犊的，还有滚尘的……林林总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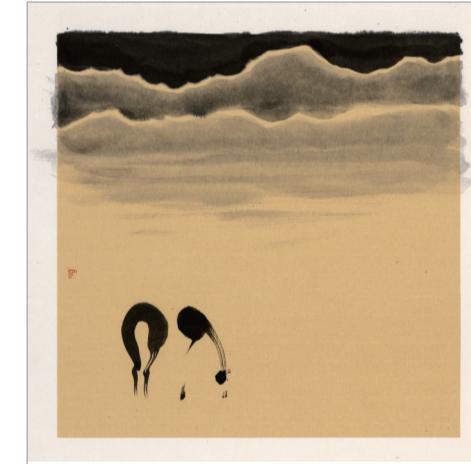
吧。这些马是怎么跑到兴安的宣纸上的？我认为，那匹奔腾的马，是替兴安在奔腾，是从兴安的心底奔到纸上的。同样，那些觅食的、缱绻的、恋爱的、舐犊的，都是兴安，是兴安在各个时期的生存形态和精神状况的反映。那么，看了兴安的各种各样的马，大概也就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兴安。奔跑、嘶鸣、吻颈、舐犊，当然还有滚尘。

看到兴安的马，就会想起八大山人的那些鱼和鸟。曾看到兴安画的一匹马，是温和地仰着头，伫立大地，目空一切，任凭风把鬃毛吹乱。我看着看着，就想起10年前的一天，我们在国贸桥边，他站在路边仰头向天，迎着冬天的风，目空一切，在一副桀骜不驯的表情里，透出了些许温婉。我想，这是他画的自画像吧。我还看到兴安画的另一幅作品，一群马在奔跑。其中，小马驹紧贴着妈妈的肚子跑，马妈妈一边四蹄翻飞，一边扭着头看着自己的孩子。这幅画打动了我，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？”

兴安的美术成就，留给懂行的专家们去评说吧；我要说的是：兴安画马，是在写诗。



醉醒青山老(纸本设色)



夜色系列之一(水墨 卡纸)



云山闲适图之一(水墨)

相识

从2014年开始，新疆组织“访民情，惠民生，聚民心”活动，因为这样的机缘，我得以走到大石头乡，与哈萨克族牧民结对认亲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、同劳动。

前几年，我们经常去铁尔萨克村，这是大石头乡的一个村。我早就知道大石头乡的石头大，否则怎么会叫大石头乡呢？现在，我要去的是乡里的另一个村——阿克阔拉村。

那天下午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卡格巴提的家。卡格巴提看起来60岁的模样，有很多白头发。卡格巴提的白发之上，还戴着一顶白色的花帽。我叫他叔叔，他叫我兄弟。

我们聊起了彼此家里的情况。卡格巴提说，他1962年出生，有3个子女。其中，有个女儿叫巧力范，上大学之后就留在乌鲁木齐了。

这个地方和铁尔萨克村一样，不但石头大，风也很大。到了夜晚，我终于知道，大石头的雪更大。雪已经没过我的膝盖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，我在雪地里打了个哆嗦。

第二天凌晨8点，我听见卡格巴提铲雪的声音。许多年前，我的父亲下炕扫雪，我就跟在他的身边。今天，卡格巴提独自一人在院里扫雪，我怎么还能躺在床上呢？

马跑了

卡格巴提去喂自己的牛羊。我就走在他的身后，他不让我帮忙，说会脏了衣服和手。我说，这些活儿我都会干。小的时候，经常和父亲喂牛喂羊。可是卡格巴提不大听得懂，他从小到大都说哈萨克语，只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。我们两人说话再加上手势比画，依然说不清楚。如果不是两个人脸上的笑容，邻居会错认为我们在吵架。

卡格巴提住的是牧民定居房。前面是院落，后面是牲口的棚圈，他的后院，有大小三头牛，十来只羊，还有一匹马。

我们走进后面的棚圈，牛哞羊咩。卡格巴提弯下腰身，把麦衣子从口袋里倒出来，倒在一大块塑料布上。这块塑料布很是奇怪，有点沿，却不是盆，还能够折叠。卡格巴提在麦衣子上面均匀地洒上清水，又从旁边的口袋里盛出一碗玉米碴子，撒在麦衣子的上面。他戴着一双橡胶手套，直接用手不停地搅拌。等卡格巴提搅拌均匀了，我正好上手，提起塑料布、兜上草

雪中的暖意

□唐新运(蒙古族)



料，直接进了羊圈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把羊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卡格巴提看见我干这活儿甚是熟悉，就开始喊我陆续给他帮忙，再不那么见外了。

我们伺候好牛羊之后，一起走向后院门口的那匹马。

哈萨克族是“马背上的民族”，哈萨克族的生活和马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。我在新疆生活多年，时时处处都能深切感受到哈萨克族与马的情缘。卡格巴提家自然不能例外，对马更是高看一眼，因为家里的这匹马，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小屋子！

卡格巴提白天把马拴在后院里，想来是让马晒晒冬天的暖阳。

马屋里，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马粪和马尿混合冰冻在一起。卡格巴提手拿一把铁锹使劲剥冰铲雪，我在旁边拉着马的缰绳。突然，卡格巴提恍然大悟般地想起了什么。他小跑过去，又小跑回来，手里拿了一把铁镐。

铁镐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冰雪的，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，我就把冰雪全部刨了下来，积攒成一堆，这时候铁锹刚好派上用场。卡格巴提用铁锹把冰雪粪便铲起来扔出去，一锹一锹又一锹，看着干净的马房，我们有配合默契的得意和舒心自在。

我们一起去拉马进来，马呢？马在哪里？马不见了！它戴着缰绳和笼头跑了，跑到山脚下去了。

这匹马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来都没有真正奔跑过。可马，天生就喜欢奔跑。这次，趁着我们不留意，它开心地跑远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和卡格巴提会心一笑，心想，马肯定会回来。它认得回家的路。它喜欢自己干净的房子。

可爱的恩娜

第二次到卡格巴提的家，我注意到墙角站着一个小姑娘。她的名字叫恩娜。她是卡格巴提的孙女。父母常年在外放牧，

恩娜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。她在村里的双语幼儿园上大班，明年就该一年级了。我教她用汉语写自己的名字。

这次来的时候，我给卡格巴提家里买了一大包蔬菜。我想村里肯定会有水果店，到村里再买点水果。我让恩娜带我去买水果。她穿了大衣，戴了漂亮的棉帽子。我们走出去一会儿，卡格巴提一路小跑过来，把手套挂在了恩娜的脖子上。

恩娜说，阿塔！手套不对！爷爷奶奶总是欺负我。阿塔，是哈萨克语对爷爷的称呼。我心想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可是恩娜把我当爷爷一样信任，我的心甜蜜得无法形容。我赶快停下自己的脚步，把她的手套又重新收拾了一遍。

恩娜一路上不停地说话，有时候是汉语，有时候是哈萨克语。我问她，爷爷奶奶怎么欺负你啊？她说，他们总是把我的手套挂错了，就是欺负我。虽然他们总是欺负我，但我长大了，要保护爷爷奶奶，这是我爸爸说的。

整个村子都没有水果卖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在县城下车的时候，把什么都准备周全，现在后悔死了。

我们走到村里唯一的商店。我和恩娜站在商店里的最中间。我告诉恩娜，你想吃什么，想买啥，你自己选。

她既不主动要，也似乎并不拒绝。我指着货架上的东西，问她，这个？她摆手。我转过去，指着另外一个，她还是摆手。

告别与祝愿

卡格巴提的房子大概80多平方米，还有前后院落，再加上牲畜棚圈、围墙，大概一亩七八分地。房子外面都贴了瓷砖。此刻，正是严冬，雪一朵又一朵坠落。这个毡房安静地呆在那里，任雪不停地落在身上。它一动不动，忘记了把自己身上的雪随时抖落。

我临走之前，给卡格巴提买了一吨煤，堆放在卡格巴提的家门口。这些煤加上他原来的煤，足够他一家烧到来年，烧到春暖花开。就算大雪封门，这些煤足够把门口的雪化开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卡格巴提居然会熟练地使用手机微信。在那个风雪之夜，我们互相加了好友。

我回到家里，过我如初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卡格巴提微信发过来一张图片，是一张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。这时是早晨9点，我正走在路上，我不知道该回复些什么。我只能按照以往的习惯，双手作揖，抱拳问好，希望他们一家一切安好。